

昌江七叉镇尼下村的木棉花。陈若龙 摄

非遗『二代』传起来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阳秀

1月9日下午,在东方市结束了近一周的非遗培训后,黎族原始制陶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黄玉英回到昌江黎族自治县保突村的家中。不久前,第三届海南省工艺美术大师名单公布,她成功入选。其家中放置荣誉证书的角落,很快就会增添一张“新证”。

“获得的荣誉是一种认可,更意味着一份责任。”多年来,黄玉英始终致力于制陶技艺的传承和推广。在她的悉心指导下,女儿刘桂凤与儿媳麦佳佳均已成长为优秀的非遗传承人。

在昌江这片土地上,每一个非遗项目都是一段活的民族记忆。像黄玉英一家这样的传承故事并非个例。那些扎根黎乡的非遗“二代”“三代”,正让古老的手艺在时光中苏醒,焕发新生。



昌江保突黎陶制品专业合作社陈列的黎陶。



符荣才展示家里挂着的藤编制品。

从“玩泥巴”到传手艺

“小时候没有什么玩具,看到外婆和妈妈做黎陶,我也在旁边跟着捏。”1月7日,在昌江羊拜亮黎陶传统手工艺专业合作社,刘桂凤回忆起自己和黎陶结缘的起点。这家合作社由其母亲黄玉英多年前牵头成立,名字中的“羊拜亮”正是她已故的外婆——曾经的黎族原始制陶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年少的刘桂凤刚接触黎陶时,只把它当作一种“玩泥巴”的娱乐方式。不过,在外婆和母亲的引导下,她很快掌握了基本手法,“十五六岁时,已经能独立完成一件作品了”。

制作黎陶工序繁杂,选土尤为关键。无论是小巧的茶壶,还是近一米高的大型摆件,都需要经过二十多道工序。刘桂凤说,土质至关重要,如果土里含有太多颗粒物,烧制时容易开裂。因此前期备土时要仔细筛选,去掉其中的杂质。

耐心,也是黎陶手艺人最基本的素养。一件小器物,往往一做就是好几个小时;一米高的摆件,做完可能需要三四天。但在刘桂凤看来,这并非煎熬,“一做起来就忘了时间,乐在其中”。

在母亲的带领下,刘桂凤与儿媳麦佳佳逐渐成为合作社的中坚力量,她们恪守传统技艺的同时,也尝试融入新意。“以前老一辈做的东西,注重使用功能,做好了能用就行,现在我们在追求外观的精美方面会花更多心思。”刘桂凤抓起身上穿的黎锦服饰一角举例,“像这种黎锦花纹也可以刻在陶器上,寓意长长久久。”

麦佳佳虽是婚后才开始系统学习制陶,但很有兴趣,上手也快。2025年,她和刘桂凤一起获评昌江黎族原始制陶技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如今,她7岁的儿子也经常跟着学习制陶。这温馨的亲子时光,仿佛当年刘桂凤与外婆、母亲相处的“重演”——非遗的种子,又一次在“玩泥巴”的童趣中悄然萌芽。

“95后”做牛皮凳有新工具

1月7日下午,记者在昌江石碌镇水富村见到村民林进光时,他刚从山上回来不久,带回了一捆准备用来制作牛皮凳的藤条。“现在有了这些工具,做牛皮凳轻松多了。”

林进光所说的工具,是他的儿子林庆飞买来组装、专门用于制作牛皮凳的几样铁制器具。1998年出生的林庆飞,从小看见父亲和爷爷做牛皮凳,时常给



刘桂凤制作黎陶。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 刘阳秀 摄

他们打下手,逐渐对这一传统手艺产生了兴趣。2021年退役返乡后,他意识到非遗传承的重要性,决定在家协助父亲制作和销售牛皮凳。

然而按照传统做法,牛皮凳制作周期较长,人工成本高。对此,林庆飞便开始琢磨如何改进。他陆续搜罗和网购各种工具,逐步添置了制作凳子底座框架的固定圈、调节松紧的固定夹等。

“用这些工具做牛皮凳,能让底座框架更圆,既方便又省力,大大缩短了制作周期。”话音刚落,林庆飞从筐中挑选了几样“装备”,然后拿起一把固定夹开始演示起来。如今在村里,越来越多做牛皮凳的村民使用这些工具。古老的手艺在新工具的加持下,效率提升了不少。

为了拓宽销售渠道,这位“95后”还积极运用线上平台推广产品。他不仅在各类展会上积累客户,还借助微信沟通、接单,每年“三月三”更是他的销售旺季。平时,他也会在村里拍摄牛皮凳的制作过程,将视频上传到社交平台,让更多人了解这项技艺。

2025年3月,林庆飞获评昌江黎族牛皮凳制作技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同年底,他当选村委会干部。身份的转变,既是对他勇于创新的肯定,也意味着他要在保护和传承这项传统技艺方面,承担更多责任。



林庆飞用铁制工具制作牛皮凳。

藤条里的光阴与生计

1月8日早晨,寒意笼罩着昌江七叉镇机构村,黎族藤编技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符建清与老伴符桂早,坐在自家院子里做藤编。这对以手艺精湛闻名的七旬夫妇,会用藤条编制各类生活用具。如今,他们的两个儿子正一步步跟随父母的足迹,学习推广古老的藤编技艺,把传承非遗作为自己的使命。

“每年做的都不够卖。”符荣才是符建清的大儿子,年近40岁的他早年外出务工,5年前返乡后便一心跟着父亲学做藤编。“做这个既可以补贴家用,也是为了传承技艺。”他说。

每隔两三天,符荣才便要登上离家五六公里的那座山寻找藤条,常常一去就是五六个小时。他告诉记者,黄藤和白藤是藤编的主要材料,采回后要趁着还湿润,削去两层外皮,使其变得又细又薄,晒干后才能用于编织。

藤编的工序繁琐,尤其考验手艺人的耐性。符荣才坦言,自己初学时没少遇到挫折:“常常编到一半觉得不满意,只好拆掉重来。可藤条经过加工后很细,一拆多半就断了,没法再用。”头几个月里,他几乎是在“做了拆、拆了做”的循环中一点点摸索。

如今,他和弟弟符小荣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都已逐步掌握了这门家传手艺。家中墙上挂着大小不一的作品——大的有箩筐、藤箱,小的有手机包、腰篓、果盘,其中好几件出自符荣才之手。“编一个中等大小的箩筐要十六七天,再大一些的得花一个月。”他介绍道。

每年二三月是昌江木棉花盛放的季节,前去赏花的游客给符建清一家带去不少商机。离他家不远的昌化江畔木棉赏花码头和宝山梯田木棉赏花点,是他们摆摊卖货的好地方。除了藤编制品,他们还顺带销售木薯、茶叶等农产品。“整个花期下来,收入可观。一年只有一次,这样的机会不能错过。”符荣才说。

“我们这每年就这棵树开花最早。”走出家门,符荣才抬手指了指门前一棵十几米高的木棉树,只见枝头已有零星绯红,静静绽放。“等到山野的木棉花都开了,我们就又要忙起来了。”他的话语里,透着对即将到来的花季满满的期待。